

文章编号: 1000-5692(2005)03-0335-05

# 苏扬园林风格差异及其成因初探

李金宇

(扬州职业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扬州园林色彩艳, 建筑大, 有市民化的倾向; 苏州园林色彩雅, 建筑巧, 有文人化的倾向。扬州园林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苏州园林具有传统性和纯正性的特点。究其原因, 苏、扬两地园林风格的差异性, 是因为两地不同的园主、画风和学风造成的。扬州多盐商巨贾造园, 苏州多官宦文人构园。扬州园林受扬州画派和扬学的影响; 苏州园林受吴门画派和吴学的影响。参 15

**关键词:** 扬州园林; 苏州园林; 中国园林; 园主; 画风; 学风

**中图分类号:** TU986.6      **文献标识码:** A

扬州与苏州在地域、历史、文化和风光等方面颇为相似, 都是江南名城, 都是山温水软之乡, 都是人文荟萃之所, 其园林同属江南园林系统, 都代表了中国私家园林艺术的极高成就。但两地的园林又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和可比性, 过去单独分析个体的文章不少, 而作二者比较的不多。即使涉及比较, 也多提纲挈领。是什么造成苏、扬园林风格的不同, 造成两地园林在建筑大小、色彩和整体审美感官上的差异? 除了相师、匠工的直接参与外, 还有哪些因素? 追究这其中的内在原因, 或许对我们深入了解两地园林有不小的启示。

## 1 园主身份对园林的影响

### 1.1 盐商与扬州园林

扬州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最富饶的城市, 盐商起了极大的作用, “扬州繁荣以盐盛”。在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后, 追求居所的气派, 住宅的舒适, 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既可闲时会集宾朋, 又可借此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竞相治园, 精心营构便蔚然成风。扬州盐商园林曾遍布街巷。清代小说家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写到: “原来扬州地方, 花园最多, 都是那些盐商盖的……久闻扬州盐商阔绰, 今到了此地, 方才知名不虚传。”惺庵居士《望江南百调》亦云: “扬州好, 侨寓半官场, 购买园亭宾亦主, 经营盐典仕而商, 富贵不归乡。”并且, 扬州盐商不但是好建园, 而且是以建名园为幸事。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二云: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 扬城盐商中, 有三通人, 皆有名园, 即江鹤亭之康山, 汪蛟门之百尺梧桐阁, 马半槎之小玲珑山馆, 后先媲美, 鼎峙而三。”而作为最主要的盐商主流徽商, 更是扬州园林的主要拥有者。有人考证, 李斗《扬州画舫录》全书所录上百座园林, 确定是徽商建造的有数十座之多。乾隆皇帝在扬州游览的 17 座私人园林, 其中 13 座是徽商的。

收稿日期: 2004-11-01; 修回日期: 2005-03-10

作者简介: 李金宇, 讲师, 从事园林文化和审美方面的教学和研究。E-mail: yzlijinyu@163.com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 1.2 文人与苏州园林

与扬州不同的是,苏州园林的主人则主要是3类人,“贬谪、隐逸的官吏,无心爵禄的吴中名士,崇尚风雅、修养有素的文人官僚。”<sup>[1]</sup>如沧浪园的主人是北宋诗人苏舜钦,曲园的主人是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书斋花园,耦园的主人是官至安徽巡抚、摄两江总督的沈秉成,拙政园的主人则是明正德四年监察御史王献臣,苏州燕园更是传为晚明文坛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厮守的红豆山庄绛云楼的旧址,其文气盎然,让人不免生出几分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诗性联想。他们几乎都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都是文人出身,并且多是失意、退隐的文人,“城市山林”的高墙深圃,小院庭深,仿佛正是他们远离喧嚣,内向、幽闭心境的曲折表现。园林于他们,是避世远祸、澡溉心志的特殊载体,他们以“中隐”者的心态追求“静念园林好”,追求那种“罢官归,乃日课童仆,除秽植萱,饭牛酤乳,荷锄抱翁,业种艺以供朝夕,俟伏腊,积久而园始成”<sup>[2]</sup>的超逸闲散的士人风气。从他们选择了“状元之乡”的苏州,就似乎表明他们营构的更多是栖息自我心灵的精神家园。一个是上升新兴的阶层,一个是退隐告老的群体;一个是“人人皆欲有生,人人不可无贾矣”时代的代表,一个是“例如在南北做官的大官僚,到了晚年,就得告老还乡,悠游其园”<sup>[3]</sup>的退守者。身份的不同,心态的各异,知识水准、文化素养和审美趣味的颇多差别,就使得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园林,在表现手法和功能上也有了许多的不一样。

## 1.3 盐商园林与文人园林的比较

扬州园林因多是盐商巨贾结而为园,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那个阶层的喜好。呈现出园林建筑大,色彩艳,多富贵气的特点。而这与苏州园林所显出的雅朴,不尚高大的风格大相径庭。

从一些记载看,扬州园林的整体色彩完全相悖于苏州园林那种黑、白、灰,“金碧辉煌”才是它给人的视觉感受。李涵秋《广陵潮》第八十九回《诗社联欢园林雅集》描写的孟园(今瘦西湖徐园)是:“园子里面奇花异草无不悉备,而况开轩待月,凿穴成池。假山则堆积玲珑,画阁则辉煌金碧。”王振世《扬州览胜录》中记载的熊园是“园中面南筑飨堂五楹,一旧城废皇宫大殿材料改造,飞甍反宇,五色填漆,一片金碧,照耀湖山,颇似小李将军画本。”王士禛眼中的扬州园林是“富家巨室,亭馆鳞次,金碧辉煌。”<sup>[4]</sup>钱泳所见的是“余于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时九峰园、倚虹园、西园曲水、小金山、尺五楼诸处,白天宁门起,直到淮南第一观,(其间)楼台掩映,朱碧新鲜,宛入赵千里仙山楼阁。”<sup>[5]</sup>此外,园林单个的建筑,如五亭桥、熙春台等,更是被描写为“金碧丹青,备极华丽”。而苏州园林的色彩则是如刘敦桢先生在《苏州古典园林》中言:“园林建筑的色彩,多用大片粉墙为基调,配以黑灰色的瓦顶,栗壳色的梁柱、栏杆、挂落,内部装修则多用淡褐色或木纹本色,衬以白墙与水磨砖所制成灰色门框窗框,组成比较素净明快的色彩。”园主的不同,审美追求当然也不一样,鲜艳的色彩反映出了商贾权势内心的炫耀和多欲,淡雅的色彩反映出的则是官宦文人退隐守拙后的清心和寡欲。苏园的这种“淡”,是“渐老渐熟,归于平淡”的色,体现的是一种求逸的精神,是中国道家文化的延续,是叶朗先生所谓的“表现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sup>[6]</sup>。

除色彩相异外,扬州园林和苏州园林在分布的形式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扬州园林有着明显的结集成群的特点,这与苏州私园或藏深巷,或偏一隅,以散落的方式分布在市井、郊野有很大的不同。张云章的《扬州陈园记》:“扬州城北园林逶迤且数十家”。储欣《存园记》说:“广陵距江山仅数十里,贵富家饰台榭为观,游鳞次栉”。姚鼐更在《主园图记》中写到:“扬州群邑,于天下最名繁会,居其间者,率喜作园馆以靓丽相夸尚,连趾接荫,隐映合分,跨川弥崖,或十余里不绝。”当代学者陈从周先生也考证出扬州曾有新城花园巷园林群、城内东关街园林群和瘦西湖沿岸园林群。园林群的出现,极能反映出扬州盐商好大夸富、炫耀财力的集体无意识。产生盐商崇艳尚大的心理动因,诚如有文章指出的:“他们(盐商)毕竟有别于一般官绅文人。封建社会中商人的末等诰,自然使他们由自卑而转向自矜心理,在‘崇尚逸情’的同时,他们还要以家产来显世超群,自我炫示。”<sup>[7]</sup>这种“盛宫室”“好排场”带来的是心态上强烈的外向特点,与苏州园主追求的“静”,追求“内敛”的性格截然相异。代表江南园林的苏州,呈现的外在园林面积恰恰不是大,而是小。这从园名即可看出,如一亩园、半茧园、勺园、壶园和残粒园等,其中的残粒园面积是100 m<sup>2</sup>多一点<sup>[8]</sup>。但园主们似乎不以小为憾事,反而是以小为好。是以小的实景,追求大的虚境。相较而言,苏州园主深受了中国传统美学

的浸渍，强调的是“含蕴中见深意”。好小，体现出江南文人骨子里的道趣禅味，“室小何须大，天地尽纵横”；好小，更是见出了他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小是外求不得，转而向内的表征。在“小”里，我们触摸到了“回荡着整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进退和荣辱，苦闷和追求，无奈和理想<sup>[9]</sup>”。

园主心态的不同，观照下的园林也必然产生2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简远疏朗有隐逸气的是苏州园林；追求世俗欢娱，“徒慕浮华，竞相夸尚”，有市井气的是扬州园林。也可以说，一个是“出世的园林”一个是“入世的园林”。当然，俗与雅是相对的。苏州的狮子林就被有些学者称为“市俗气”十足，而扬州的棣园，则无论从艺术角度，还是构园角度看，都被视为是极佳的文人园。

## 2 画风对园林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造园家与画家本来是很难区分的。陈从周<sup>[10]</sup>说：“著名的造园家，几乎皆工绘事。”又说：“所以不知中国画理画论，难以言中国园林。”还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造园家，许多是画家参与其中。”<sup>[11]</sup>大师级人物计成、张南垣、石涛等人可谓是二者兼有的。计成在《园冶自序》中说：“不佞少以绘名，性好搜奇，最喜关仝、荆浩笔意，每宗之。”张南垣也有：“少写人物，兼通山水，能以意叠石为假山，悉仿营邱，北苑，大痴画法为之。”可见，画家与造园家，一是在纸上，一是在空间；一是在平面，一是在立体，二者是曲异而同工。在这样的情况下，考察两地的画风便显得颇有意义。

苏州古称“吴门”，画史上有名的“吴门画派”即源出于此。“吴门画派”上承文人画的衣钵，追求的是那种宁静致远、苍润秀雅的艺术风格，基本上是师古人，依法度，传统大于创新。而对扬州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扬州画派”。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等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求创新，强调个性，以造化为师，以我法入画，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他们是正统画坛的边缘者，他们借画抒发不平之气，表现愤世嫉俗、清刚跌宕的独特人格。“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语）。“扬州八怪”，一个奇字，一个怪字，概括出他们的艺术追求。奇和怪就是“不拘一格”，就是“卓然于众”。

无论是“吴门画派”，还是“扬州画派”，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当地的造园活动。如“吴门画派”的重要人物文徵明，就有停云馆，还参与了拙政园的规划与布局。此外著名的吴门画家沈周、唐寅、仇英等皆有酷好园林的记载，都称得上是园林的设计专家。“扬州画派”的先行者石涛，在扬州旧城大东门外筑有大涤草堂，更因亲自指挥垒叠了片石山房的假山，被后人谓为“乃石涛大师所遗‘世之孤本’”。其余扬州画派中的画家，或建园或是名园的参与者、座上客。罗聘在扬州弥陀巷有朱草诗林，高翔绘有徽商黄履暹的家园《趣园图》，李鱓题贺氏东园凝翠轩联云“出郭此间堪歇脚，登楼一望已开怀。”

画家与园林的密切关系，使得他们的审美和追求也给了当时的园林以莫大的影响。色彩淡雅，白墙青瓦，意趣幽远的苏州园林正如吴门画风，讲究传统，温雅平和，文气十足。如电视系列片《苏园六纪·吴门烟水》中所说：“著名的画坛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与仇英的独特画风，也被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到造园艺术之中。”而求奇求新的扬州园林则正像“扬州八怪”的绘画深受扬州新兴的工商阶层推崇一样，表现出的是它非传统的一面，大胆创新的一面。以现存的扬州园林来看，似乎都有这样的特点。个园的四季假山，创新之妙，为全国孤例；何园的复道楼廊，连接了东园、西园和住宅区，构思大胆，全国罕见；小盘谷，“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中国古典园林“小中见大”造园造境的经典之作；湖上园林的瘦西湖更是有独到之处，是南北风格融合的绝佳范本。当然，也有人不能接受，以至于这样写道：“崇尚性情、恣意挥洒的苏南文人园不可能容忍四季景色的堆砌罗列，只有在清代中叶，在市民阶层日益崛起、市井文化高度发达的扬州，才有可能孕育出个园这样不拘一格的商家园林来。”<sup>[12]</sup> 不管如何，思想相对开放的盐商与艺术上追求创新的画家一经结合，扬州园林必然走向另一种风格，必然会和“宁古无时，宁朴无巧”<sup>[13]</sup>的苏州园林有较大的区别。

## 3 学风对园林的影响

如果说园主、画家对园林有着直接明显的影响，那么当时的学风对园林而言，则有着间接的但却

是重要的影响,它是孕育和构成园林风格和审美趋向的隐性土壤。

扬州、苏州在地域上分属于吴学和扬州学,学术界向有吴学最专,扬州学最通的说法,更有学者对二者做了比较,考察之得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言:“吴学在清代学术史上,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无阙焉,此其罪也。”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所举扬学,却有着求同存异、宽容开放的特点。“扬州学人对待这些问题,不强人以从己,也不屈己以就人。各尊所闻,不相排斥。”张舜徽更说过:“吴派学人,由好古、信古,乃至佞古、媚古。这种弊病,只有扬州学者能够大胆地加以批判。”又云:“扬州学者的治学特点,在于能‘创’”。

联系两地的园主、画风和学风,可见扬州和苏州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风气,就是扬州相对“开放”,苏州相对“保守”。反映到园林上,就是苏州园林恰如吴派的专深,苏州的士子文人、匠工相师在近乎单一的黑白色调里,在一种趋于静态的历史传延中陈陈相袭;扬州园林则恰如扬派的通古博今,兼收并蓄。以南方园林为本,同时还吸取了皇家园林的风格和制式<sup>[14]</sup>,甚至还把西方的一些建筑样式一并拿来,洋为中用。这种“保守”和“开放”,折射出中国园林寻求美的两条道路。当然,说苏州园林的保守,不如说是苏州士人对中国文化纯洁性的固守和执著,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深折服和完全膜拜。这种以园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美学意境恰恰保存了中国文化里至纯至美的独特艺术精神,那种郁郁乎的文气,那种本色自然古典的诗化情境。它的疏朗精雅,它的简练深邃,在它的粉墙黛瓦下,创造出的却是极丰富极感官极有生命力的世界,是最中国化最让人神往的栖身之所。

如果说苏州园林是以静的方式表现美,那么扬州园林则是以动的方式表现美,以善于吸取表现美。周维权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中说,“由于扬州是当时经营外贸的商业城市之一,不少外国商人聚集于此。扬州园林吸收了许多西方园林和建筑的某些细部做法。”扬州瘦西湖二十四桥景区的水竹居,为扬州盐商徐氏所建。它所用的“泰西水法”,就是西方园林的技术。后来此景还被圆明园所借用。圆明园的“水木明瑟”条目注有:“‘水木明瑟’,取法于扬州水竹居,主要殿宇临水而建,用泰西水法引水入室,以水力推动风扇,泠泠瑟瑟,乾隆帝喜欢在此消暑。”又如江春净香园的怡性堂,被描述为“左靠山仿西洋人制法,前设栏楯。”<sup>[15]</sup>另堂中还有摹仿欧式建筑的“连列厅”及用大镜子扩大空间的西式做法。此外,扬州晚清名园何园,西式做法的运用更是突出,除住宅区多用之,有欧式壁炉、柏木百叶窗和纹样飞罩等,就是在后花园,其通往水心亭的护栏,也不是用汉白玉或木做,而是用了铸铁护栏,其中西合璧的手法,让人侧目。窦武先生在《建筑师》上有《清初扬州园林中的欧洲影响》一文,可见当时扬州开放意识的浓烈。也正因为当时人们心态上的开放和宽容,使得扬州园林在对外来文化的吸取和化用中,获得了丰富与发展,显示出别样的风味来。

苏州园林也有吸收外来建筑样式的,就似乎并不为人叫好。如苏州的狮子林,曾是禅宗寺园,后来颜料巨商贝仁元入住,增添了诸多有别于苏州传统园林的“因素”:水泥亭子,玻璃天棚,西洋画舫等。对此,顾公任就指责说:“……我也不想把倪高士的枯寒清远的山水画作风,与现在华丽雕琢的狮子林的庭园,来牵在一起,混为一谈,因为学术是不容牵强附会的。”<sup>[12]</sup>

#### 4 结语

应该说,苏、扬园林的比较是一个大课题。本文通过园主、画风和学风对两地园林的影响,比较出二者的差异性,最直接的应是有助于两地古旧园林的修缮与保护。陈从周曾说:“旧园修复,首究园史,详勘现状,情况彻底清楚……然后考虑修缮方案。”<sup>[10]</sup>只有细致考察当时的社会风尚、历史文化、经济活动和审美取向等,才能真正做到“以旧还旧”,也才能真正做到保持各自的风格,避免走入千篇一律,处处雷同的误区。故陈从周又说“古今结合,古为今用,亦势所必然,若境界不究,风格未求,妄加抄袭拼凑,则非所取。……造园之史,构园之术,来龙去脉……在在须进行探讨,然后文有据,典有征,古今中外运我笔底,则为尚矣。”<sup>[10]</sup>此外,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更为突出,如何洋为中用,如何在借他山之石的同时,又能保存传统文化的“中国味”,保持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意”,因为只有是民族的也才能是世界的。从上文的比较中可见,扬州园林对外来因素的灵活运用,达到的是既风格鲜明又和谐统一,这实在值得今天的园林设计者很好

## 地参考和借鉴。

今天两地政府都大力提倡“创建园林城市”和“创建旅游大市”，这些底蕴深厚、散发着文化气息的园林成了它们最好的名片。对这两座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利用好园林这个品牌，是它们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符号，对于突出其城市个性，提高城市品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再有，就两地在对各自园林风格的宣传上，园林文化的彰显上，也需要同中求异，准确定位，根据自身特点，因势利导，做好大块文章。只有这样，才能极大的吸引旅游者的脚步；只有这样，才能在众多的城市中独树一帜；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两地建设成为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名城。

## 参考文献:

- [1] 司徒贺聪. 诗意的栖居——浅谈苏州园林的文学观[J]. 南方建筑, 1998, (3): 52—55.
- [2] 曹林娣. 论江南古典园林的人文精神[J]. 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 113—122.
- [3] 谢国桢. 明末清初的学风[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65.
- [4] 王士禛. 东园记[A]. 阿克那可, 姚文田.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41)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一(据清嘉庆十五年刻本影印)[C].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401.
- [5] 钱泳. 履园丛话[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1. 434—435.
- [6]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293—439.
- [7] 陈建勤. 清代扬州盐商园林及其风格[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12(5): 15—20.
- [8] 何征, 周慕真. 论江南园林的小巧与淡雅[J]. 浙江林学院学报, 1999, 16(2): 186—190.
- [9] 陈志华. 外国造园艺术散论[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4.
- [10] 陈从周. 未尽园林情[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社, 1999. 30—43.
- [11] 彭一刚. 唯理与重情[J]. 建筑师, 1995, (4): 87—94.
- [12] 朱宇晖. 江南名园指南[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34—197.
- [13] 文震亨. 长物志校注[M]. 陈植校注.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37.
- [14] 李金宇. 试析扬州园林的北方风格[J]. 中国园林, 2004, (12): 57—60.
- [15] 李斗. 扬州画舫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270.

## Causes of difference in styles between Suzhou gardens and Yangzhou gardens

LI Jin-yu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Yang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Yangzhou gardens with bright colors and large structures are civilian inclined, while Suzhou gardens with elegant colors and ingenious structures are of literati. Yangzhou garde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openness and diversity. On the contrary, Suzhou garde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radition and singleness.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 in style between Suzhou gardens and Yangzhou gardens are different garden owners, painting styles and study styles. Most owners of Yangzhou gardens were salt dealers and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men while those of Suzhou gardens were officials and literati. Yangzhou gardens were influenced by Yangzhou School of Painting and Studies of Yangzhou. However, Suzhou gardens were influenced by Wu School of Painting and Studies of Wu. [Ch, 15 ref.]

**Key words:** Yangzhou gardens; Suzhou gardens; Chinese gardens; garden owners; painting style; study style